Universitei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Shangshu dazhuan de chengshu, liuchuan ji shehui lishi yiyi” 《尚書大傳》的成書、流傳及其社會歷史意義

Vankeerberghen, G.; Lin, F.

Citation
Vankeerberghen, G., & Lin, F. (2012). “Shangshu dazhuan de chengshu, liuchuan ji shehui lishi yiyi” 《尚書大傳》的成書、流傳及其社會歷史意義. In *Beijing daxue zhongguo guwenxian yanjiu zhongxin jikan: di shiyi ji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 第十一輯* (pp. 142-154).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大學出版社.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48120

Version:	Not Applicable (or Unknown)
License:	Leiden University Non-exclusive license
Download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48120

Note: To cite this publication please use the final published version (if applicable).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十一辑

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

Special Issue for the Peking-Yale University Conference:
Perspectives on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and Culture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一辑/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301-20036-0

Ⅰ.北… Ⅱ.北… Ⅲ.古文献学—研究—中国—丛刊 Ⅳ.G2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1463 号

书　　名: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十一辑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编
责 任 编 辑:王　应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20036-0/Z·0105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 www.pup.cn
电 子 邮 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69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7 印张　420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北美中国学研究的文献基础:
中文典藏之西传及百年发展 …… Peter X. Zhou(周欣平)(1)
美国图书馆收藏中国古籍概况
——以宋元版为主 …… 卢　伟(20)
耶鲁大学贝耐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经眼录 …… 杨光辉(33)
海内外现存清宫天禄琳琅书之调查与研究 …… 刘　蔷(48)
邵亭金永爵与清文士交游考述
——兼谈《中朝学士书翰录》的文献价值 …… 崔溶澈、徐　毅(57)
中井积德及其《史记雕题》 …… 杨海峥(74)
Chang Ch'ung-ho and Overseas *Kunqu*
…… Kang-i Sun Chang(孙康宜)(90)
Paintings as Texts: Reading Chinese Paintings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 David Ake Sensabaugh (江文苇)(110)
读海外存藏宋人书迹三则 …… 刘玉才(132)

《尚书大传》的成书、流传及其社会历史意义
…… Griet Vankeerberghen(方丽特)、Fan Lin(林　凡)(142)
"西狩获麟":《春秋》之"末",书写之"始"? …… 李纪祥(156)
《荀子》引《诗》说义暨《诗毛氏传疏》等书
对毛传与《荀子》之关联的揭示 …… 王丽萍(179)
从现代语义学看《尔雅》亲属词释义条例
——附论语义生成的原则和方法 …… 叶文曦(189)
中古时期来华胡人墓志研究的新进展 …… 荣新江(200)
小议宋人校勘对陶渊明诗传世面貌之影响 …… 李　更(221)
关于杨万里诗集的补遗 …… 吴　鸥(238)
"尽信书不如无书"
——透过《朝野类要》看《四库全书》对文献的改窜 …… 王瑞来(251)
毛晋与《嘉兴藏》关系考辨 …… 章宏伟(263)

"白头方解手抄书"：查慎行《抄书》诗及明清"抄书"诗释读
——兼论明清写本文化的"自适"性 …… 严佐之(307)
古籍稿本的文本解读：是学术专著？还是资料汇编？
——以清代学者惠栋、戴震著述为例 …… 漆永祥(319)
The Diary of Jin Yufu: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nd Mencius at a Time of Crisis 金毓黻日记：乱世中的孔孟思惟
…… Annping Chin(金安平)(327)

中国古今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特点及发展变化之探讨
…… Lena Rydholm(芮兰娜)(346)
20 世纪中古文学研究与佛教的因缘
——以《孔雀东南飞》和"永明声律论"的争议为中心 …… 戴　燕(364)
时文与古文的交涉：晚明时文批评的向路 …… 黄卓越(378)
《金瓶梅》重探：从流言到丑闻 …… Paize Keulemans(古　柏)(395)
论《镜花缘》中的武则天 …… 曹亦冰(412)
附录：会议论文存目 …… (423)
编后记 …… (426)

北美中国学研究的文献基础：中文典藏之西传及百年发展

Peter X. Zhou(周欣平)*

【内容提要】 中国典籍流传到北美已有一百四十年的历史。探讨北美中文馆藏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了解 19 世纪末以来中西学术交流的脉络，进而勾画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文献构架与分布。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北美主要中文馆藏的起源，第二部分讨论与这些馆藏有关的重要人物，第三部分讨论今天北美中文馆藏的全貌。

【关键词】 海外中文典藏　海外汉学　东亚图书馆　北美中国研究

中文典籍浩如烟海，流传到北美的书籍来源也非常复杂。目前北美最重要的大学都有中文藏书。一个世纪以来，探讨这些馆藏的研究文献也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都是针对单个馆藏或部分典籍。本文讨论北美最大的 24 个中文馆藏的来源以及它们建立的顺序，力求勾画出北美中文典藏从 1868 年至今的发展轮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学研究在北美已经走向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时代。通过探讨北美中国研究之文献基础，即中文典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起源、分布与发展，可以使我们了解一百多年来中国研究在北美的起源、发展以及一些相关的重要学术人物。中文典藏的西传涉及复杂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学术原因。它反映了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中国学术对世界的影响。

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这些典藏和它们的详细历史，请参见由周欣平主编、美国亚洲学会在 2010 年出版的 *Collecting Asia: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1868—2008*（《收藏亚洲：北美东亚图书馆从 1868—2008 年的历史》）。①

---

* Peter X. Zhou(周欣平)，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

① 本文引用的部分文献史料来自由笔者主编的 *Collecting Asia: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1868—2008, edited by Peter X. Zhou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0)。

《尚书大传》的成书、流传及其社会历史意义

Griet Vankeerberghen(方丽特)、Fan Lin(林凡)*

【内容提要】 《尚书大传》(以下简称《大传》)曾经在汉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却一直未能得到足够重视,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很难确认《大传》的作者;二是本书从流传、亡佚到辑佚的过程非常复杂;三是学者长期以来认为此书内容驳杂,并非经学正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传》于研究汉代经学之社会历史意义仍然可以给我们带来诸多启发。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大传》进行初步探讨:一是简要说明《大传》在汉代的成书以及后来的流传、辑佚过程,谨慎处理《大传》篇目与今古文《尚书》篇目之间的异同;二是归纳《大传》的传注形式,了解汉初经典被使用的多种方式;三是举例说明《大传》怎样利用解释《尚书》的机会来表达作者对当时政治问题的立场。总之,本文尝试阐明《大传》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来自于帝国形成初期经典被传播和解释的多样化方式与目的。认识此复杂性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时期学者写作、知识传播以及权威形成的不同方式。

【关键词】 《尚书大传》 伏生 汉代经学 今古文

当代学者很少专门研究《尚书大传》(以下简称《大传》),甚至连研究《尚书》的学者都不太重视这本书,这其中可能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很难确认《大传》的作者,尽管大家普遍承认它的成书与秦汉时期的伏生及其弟子有关;二是本书从流传、亡佚到辑佚的过程非常复杂,这一过程不但与《尚书》的历史有关,而且与汉代成书的其他著作有关;三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者认为此书非经学正统,因而将其收入经部附录之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大传》中的《洪范五行传》肇汉代纬候之始,《大传》的解经方法是于经文之外"掇拾遗文,推衍旁义",这和清代学者认同的正统的训诂方法也是互相抵触的。[①] 但是,不

* Griet Vankeerberghen(方丽特),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lassical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麦基尔大学历史系)。Fan Lin(林凡),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Art History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麦基尔大学东亚研究及艺术史系)。美国华盛顿大学正在筹划出版二人合作的《〈尚书大传〉译文及研究》,其中将对《尚书大传》的作者、成书及传播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

①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中华书局整理本,1997年,第163—164页。

可否认的是,《尚书大传》曾经在汉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就其成书、流传及其在汉代的社会历史意义展开讨论。

东汉末年,郑玄在为本书作注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大传》作者和成书过程的问题。虽然郑注《尚书大传》已经亡佚,《玉海》还大致保存了郑玄的序文:

> 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学焉。音声犹有讹误,先后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缺,别作章句,又特撰大意,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子政校中书,奏此目录,凡四十一篇,康成诠次为八十三篇。[①]

由此可以看出,郑玄认为此书应当出自多位作者之手,这其中不但包括伏生,还包括他的弟子。郑玄还提到,刘向(前79—前8)校书时曾将《尚书大传》整理为四十一篇,而《汉书·艺文志》在《尚书》这一条下也确实著录了"传四十一篇"。[②] 同时,我们还可以根据刘向整理过本书的说法断定其成书下限当在汉成帝在位期间(前33—前7)。那么《尚书大传》的著作者应当就在《汉书·儒林传》提到的直接、间接受业于伏生及其弟子张生、欧阳生的若干人之中。[③]

郑玄还将刘向整理的四十一篇《大传》重新分为八十三篇,并为之作注。可见本书在当时应属于比较重要的作品。事实上,东汉到唐代的著作和类书常常引用本书,这一点可以从后代的辑佚著作中反映出来。但是,本书在宋代以后印版残缺,并在元明之际亡佚。宋代的藏书家陈振孙(约1186—约1262)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本书为四卷本,并提到本书"印板刓阙",说明当时已经找不到比较好的版本了。[④] 王应麟(1223—1296)看到的四卷本也是"首尾不伦"。[⑤] 但是,当时确实还有其他的版本,因为晁公武(约1104—约1183)《郡斋读书志》和《崇文总目》都著录了三卷本的《尚书大传》,只是未谈及版本的保存情况。[⑥]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引用了上述的《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和《崇文总目》三种目录,而且多处引用本书内容,但是这也很难表明他曾经见过一个完整的版本。因为正如他在《自序》中提到的,《经籍考》中的书目多来自正史的《艺文志》和宋代的三种目录,而且书中的引文也大多可以在前代的类书中找到。[⑦]

清代学者对本书的辑佚始于清初,表一按照大致的出版年代顺序列出了

① 王应麟《玉海》,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年,第八册,《汉艺文志考证》,第3992页。
②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75,第1705页。
③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3603—3604页。
④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4页。
⑤ 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玉海》第八册,第3992页。
⑥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上,第16页。《崇文总目》见下注。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百七十七,第11页。

主要的清代辑佚本。[1] 其中卢见曾本的作用好像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惠栋、孙之騄以及董丰垣等的版本主要还是在《风俗通》、《艺文类聚》、《文选》李善注、《荀子》杨倞注、《十三经注疏》、《太平御览》、《玉海》等书中辑佚。《四库全书》收录的就是孙本。卢见曾 1756 年为辑本《尚书大传》所作的序中提到，“曩留心访求，近始得之吴中藏书家。虽已残阙，然《五行传》一篇首尾完具。乃二十一史史志之先河也”。[2]所以，他认为这个版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发现了相对完整的《五行传》，可以用来研究正史中《五行志》的传统。这篇《五行传》就是后来各本均采的《洪范五行传》。考据学家卢文弨认为这个底本虽然不是隋唐旧本，但是仍存在价值，于是将其与孙本互校，并为之作补遗、考异。尽管卢本也是残缺的四卷本，但这并不能表明它就是陈振孙著录的本子；后来的考据学家，如王闿运，也对其持保留态度：“乾隆之时儒学大盛，先师遗书冥讨穷搜，而四卷古本讫不可得；见曾刊本云得之吴中，讳所从来，不知原本刊也、抄也。”不过，卢氏刊本后来还是成为陈寿祺、皮锡瑞和王闿运等版本的主要底本。皮本和王本应当是所有版本中比较完备的，因此后来被多次翻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殿爵先生主持的《先秦两汉古籍诸子索引丛刊》中的《尚书大传》采用的就是王闿运本，因此它成为目前流传最广泛、最容易获得的版本。

表 一

辑佚者	出版时间	题名	版本	序跋
孙之騄（约 1665—?）		《尚书大传》三卷，补遗一卷	《四库全书》本	孙之騄序录，沈绎祖跋
惠 栋（1697—1758）		《尚书大传注》四卷，补一卷	国图抄本	
董丰垣	1744	《尚书大传》三卷，备考一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	清乾隆刻本	乾隆九年（1744 年）董丰垣《尚书大传考纂》序、沈彤序，《尚书大传》源委

① 国家图书馆现藏《尚书大传》的民国前抄本和刻本大概有五十种左右，这里只是选择每一著作的最早版本。有些版本完成的时间或初刻的时间应当早于表中所列的版本，如孔广林本。

② 卢见曾辑《尚书大传》（国图刻本），1756 年《序》，第 1 页。

卢见曾/卢文弨（1717—1795）	1756	《尚书大传》四卷，考异一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	清乾隆刻本	卢见曾序、李光廷跋、卢文弨补遗序
陈寿祺（1771—1834）	1796	《尚书大传》三卷	《左海全集》本	陈寿祺序
王 谟（1731—1817）	1798	《尚书大传》二卷	《汉魏遗书钞》	前有王谟序录
任兆麟（1736—1796）	1810	《尚书大传》一卷	《艺林述记·正集》	
姚东升（? —1835）	1826	《尚书大传佚文》	《佚书拾存》1826 抄本	
黄 奭（约 1809—约 1853）	1843	《尚书大传注》一卷	《高密遗书》1843 刻本	
袁 钧	1888	《尚书大传注》三卷	《郑氏佚书》浙江书局 1888 年刻本	前有袁钧序
孔广林（1745—约 1814）	1890	《尚书大传注》四卷	《通德遗书所见录》山东书局 1890 年刻本	
王闿运（1833—1916）	1895—1897	《尚书大传》七卷	《灵鹣阁丛书》元和江标湖南使院 1895—1897 年刻本	王闿运序
皮锡瑞（1850—1908）	1896	《尚书大传疏证》七卷	《师伏堂丛书》刻本	皮锡瑞序，夏敬庄序

《尚书大传》成书和流传过程的复杂性常常使学者在使用这部文献时不得不谨慎对待。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这部著作值得仔细研究。也许它无法与那些激动人心的出土文献相比，但是它仍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带给我们启发：

1.《尚书》流传的历史

学者们通常将今文《尚书》得以保存归功于伏生。按照《史记》和《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伏生为秦博士，他在秦始皇焚书时藏书于壁中。后来由于连年战争，他也逃亡了。汉初天下太平以后，伏生回去重新寻找藏书，发现失掉了数十篇，但是仍然还有二十九篇。他以此授徒，因此当时的齐鲁一带有很多能治《尚书》的学者。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由于伏生当时已经年九十余，于是太常掌故晁错前往受教。[①] 因此，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晁错将伏生的《尚书》带回了长安。于是今文《尚书》的传统得以确立，它也常常被称为伏生《尚书》。

上文提到的郑玄序表明了伏生和《尚书大传》的密切联系，但是《大传》现有的结构，即使抛开《洪范五行传》和《略说》不谈，似乎与今文《尚书》的结构也不完全符合。（见表二）当然，我们还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清代版本中的题目有些是辑佚者后加的，因此，有些段落在不同的版本中属于不同篇目，而且个别篇题也不尽相同。[②] 但是，去除这个因素，我们仍然发现，有些今文篇目根本没有在《大传》中出现，反而有一些《大传》篇目对应的是古文《尚书》。其实，早在宋代，王应麟就注意到这一现象，比如他在《困学纪闻》中指出，“《虞传》有《九共》篇，引《书》曰：‘予辩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无傲。’《殷传》有《帝告》篇，引《书》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岂伏生亦见古文逸篇邪？《大传》之《序》有《嘉禾》、《揜诰》，今本阙焉”。[③]

表二 《尚书大传》、今古文《尚书》对照表

	尚书大传	今文尚书	古文尚书
	《尧典》	《尧典》	《尧典》
			《舜典》
			《大禹谟》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72 年，第 3124—3125 页；《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 3603—3604 页。

② 见第 149 页注①。

③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书》，第 1 页，《四部丛刊》三编子部第三十三册，上海书店 1985 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元刊本）。

续表

	《咎繇谟》	《皋陶谟》	《皋陶谟》
			《益稷》
	《禹贡》	《禹贡》	《禹贡》
	《甘誓》	《甘誓》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汤誓》	《汤誓》	《汤誓》
			《仲虺之诰》
			《汤诰》
			《伊训》
			《太甲上中下》
			《咸有一德》
	《般庚》	《盘庚》	《盘庚上中下》
			《说命上中下》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
	《西伯戡耆》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
*		《微子》	《微子》
* *	《大誓》	《太誓》	《泰誓上中下》
*		《牧誓》	《牧誓》
* *	《武成》（《大战篇》）		《武成》
	《鸿范》	《洪范》	《洪范》
			《旅獒》
	《金縢》	《金縢》	《金縢》
	《大诰》	《大诰》	《大诰》
* *	《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

续表

	《康诰》	《康诰》	《康诰》
	《酒诰》	《酒诰》	《酒诰》
	《杍材》	《梓材》	《梓材》
	《召诰》	《召诰》	《召诰》
	《雒诰》	《洛诰》	《洛诰》
	《多士》	《多士》	《多士》
	《毋佚》	《无逸》	《无逸》
*		《君奭》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多方》	《多方》
*		《立政》	《立政》
			《周官》
			《君陈》
	《顾命》	《顾命》	《顾命》
* *	《康王之诰》		《康王之诰》
			《毕命》
			《君牙》
* *	《冏命》		《冏命》
	《甫刑》	《甫刑》	《吕刑》
*		《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
	《鲜誓》	《费誓》	《费誓》
*		《秦誓》	《秦誓》
* * *	《九共》		
* * *	《帝告》		
* * *	《高宗之训》		
* * *	《嘉禾》		
* * *	《成王政》		
* * *	《揜诰》		

续表

	《略说上》		
	《略说下》		
	《鸿范五行传》		

* 代表《尚书大传》中没有，而今、古文《尚书》中皆有的篇目，共有《微子》、《牧誓》、《君奭》、《立政》、《文侯之命》、《秦誓》六篇；

* * 代表《尚书大传》和古文《尚书》中有，而今文《尚书》中没有的篇目，共有《大誓》、《武成》、《微子之命》、《康王之诰》、《冏命》(《冏命》)五篇，其中《冏命》只有题目而内容已经亡佚，汉代的今文《太誓》后来也亡佚了。

* * * 代表《尚书大传》中有，而今、古文《尚书》中都没有的篇目，共有《九共》、《帝告》、《高宗之训》、《嘉禾》、《成王政》(《大战篇》)、《揜诰》六篇。① 其中《揜诰》只有题目而内容亡佚。

如果进一步分析表二，我们还会发现这些篇目的出入主要集中在《周传》，其中七篇今文(《微子》、《牧誓》、《君奭》、《立政》、《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在《大传》中没有出现，而五篇古文(《大誓》、《武成》、《微子之命》、《康王之诰》、《冏命》)则有《大传》篇目而无今文，另外，还有七篇《大传》(《九共》、《帝告》、《高宗之训》、《嘉禾》、《成王政》、《揜诰》、《鲜誓》)无论在传世的古文和今文版本中都找不到相应的篇目。当然，我们很难仅据上述现象就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不过，它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围绕《尚书》在汉代流传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刘起釪先生认为《大传》中缺少的今文篇目显然是因为原来存在，但是宋代以后亡佚了；而《大传》中多出来的篇目则是因为西汉之末，今文派反对刘歆将二十九篇以外的逸文十六篇以古文立于学官，于是这些今文学者只好暗地里传习这几篇。② 这样的可能并非不存在，但是这很难解释为什么那些今古文中都不存在的篇目，甚至像《大战篇》(《武成》)、《揜诰》这样的篇目连汉代百篇之《书》都没有收录。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传统中所谓的伏生今文并不是当时唯一的《尚书》传承，它与孔安国以今文读解的古文《尚书》、司马迁引用提及的六十八篇《尚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二、伏生确立了二十八篇今文传统的说法和《尚书大传》中今古文并存的现象不能同时成立，因此我们应当重新衡量今文传统。当然，在有进一步材料可以证明之前，恐怕我们还不能轻下结论。③

① 本表以王闿运本的篇目为准。刘起釪在《尚书学史》也做过相关比较，见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95)，第88—92页。不过刘起釪书中的《大传》篇目以皮锡瑞的《尚书大传疏证》为准，因此与本文表格略有不同。除个别题目的写法不同(如《盘庚》作《般庚》、《洪范》作《鸿范》、《梓材》作《杍材》等)外，王本和皮本的出入主要集中在《甘誓》、《微子之命》、《顾命》是否应单独成篇的问题上。

②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第92页，1995年。

③ 如近期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中的《尚书》类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尚书》的成书历史。

2. 早期的传注传统

《尚书大传》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在汉初就存在的多种传注形式，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部经典可以被使用的多种方式。我们已经从其他文献中了解到不同种类的传注方法，但是通常只有一种注释方式会贯穿整部著作的始终。以《韩诗外传》、《淮南子·道应训》和《韩非子·喻老》为例，一般情况下，原文被引用的格式是十分固定的，大多是用短故事引出《诗经》或者《老子》等经典中的原文。另一方面，《韩非子》中的《解老》篇与《管子》中涉及"解"的篇目对原文的解释更加直接而且具有针对性。

但是，在《尚书大传》中，很多传注方法同时共存。我们因此可以了解汉初学者解释《尚书》的多种方式及其在多个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应用。上文引用的郑序指出了《尚书大传》的解经方式包括弥缝其缺、别作章句、特撰大意、因经属指。总的来说，我们从《尚书大传》中看到的不是只有一个方法，而是与博士伏生有关的各种传注传统的组合。事实上，通过对辑佚本中传注方法进一步仔细研究也肯定了这一观点。下面试举例说明。

《大传》有时对《尚书》中出现的简单词汇加以解释：

> 辩在朔易，日短。朔，始也。(《大传·尧典》)①
>
> 圻者，天子之境也。(《大传·酒诰》)②

《大传》有时对《尚书》中的一句话或者一个段落加以解释，其中有一处这样的解释被称为"训"，出现在《尚书》原文之后。

> 《书》曰："三岁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其训曰：三岁而小考者，正职而行事也。九岁而大考者，黜无职而赏有功也。其赏有功也：诸侯赐弓矢者，得专征；赐钺者，得专杀；赐圭瓒者，得为鬯以祭。不得专征者，以兵属于得专征之国；不得专杀者，以狱属于得专杀之国；不得赐圭瓒者，资鬯于天子之国，然后祭。(《大传·尧典》)③

其他有几处将注文部分称为"传"：

> 八政何以先食，传曰："食者，万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大传·鸿范》)④

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在注文后跟随固定的格式："故《书》曰：'……。'此

① 刘殿爵《尚书大传逐字索引》卷一《尧典》，第1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本书以《灵鹣阁丛书》本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为底本。

② 《尚书大传逐字索引》卷五《酒诰》，第18页。

③ 《尚书大传逐字索引》卷一《尧典》，第5页。

④ 《尚书大传逐字索引》卷五《鸿范》，第15页。

之谓也"，"《书》曰"后的引文来自《尚书》。

> 圣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诲之。圣王曲备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诲之也。为之城郭以居之，为之宫室以处之，为之庠序学校以教诲之，为之列地制亩以饮食之，故《书》曰："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此之谓也。(《大传·鸿范》)①

这些将本文与注文联系起来的不同方式可能代表了文献中的不同文本层次，就好像通过对《尚书》的阐释将"训"、"传"和"解"等都纳入一个被称为"大传"的更加宽泛的概念之中。

《大传》中还收录了很多历史故事，它们在《大传》中也是相当重要的构成。但是这些故事和《尚书》之间的联系往往只是故事的主角来自同一历史时期。很多故事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他们或者不见于其他任何文献，或者只在后来的一些文献如《孔丛子》或者《论衡》中出现过。这些故事构成了汉代解释《尚书》的重要方式。

《尚书大传》中还包括一些陈述性的文字，或者将《尚书》当做文本来对待，或者解释写作某一篇目的特定历史原因。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略说·下》中有一段孔子和子夏之间的对话，内容是讨论从《尚书》中学到了什么。

> 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焉："子何为于《书》？"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于夫子，志之于心，弗敢忘也。虽退而岩居河沛之间、深山之中，作壤室，编蓬户，尚弹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风，则亦可以发愤忾慨，忘己贫贱。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而忽不知忧患与死也。"夫子造然变色曰："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见其表，未见其里也。"颜回曰："何谓也？"子曰："窥其门，而不入其中，观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难也。丘尝悉心尽志以入其间，前有高岸，后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可以观治，《鸿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通斯七观，《书》之大义举矣。"(《大传·略说下》)②

这段对话让我们联想到《论语》中也有孔子与其他学生之间的相似对话，尽管他们讨论的焦点是《诗经》而非《尚书》。很显然，汉代不同经典的追随者之间是存在着一些竞争的，而且他们似乎都试图使自己所治的经典获得与其他经典相同的权威。

① 《尚书大传逐字索引》卷五《鸿范》，第15页。

② 《尚书大传逐字索引》卷六《略说》下，第28页。

3. 早期帝国的历史

《尚书大传》的重要性还来自于它是植根于帝国早期的一部重要著作。事实上，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争论。

伏生职业生涯的前半段是秦的博士，他在任时应当可以接触到《诗经》、《尚书》等著作的官方收藏，而且《挟书令》的颁布和焚书也不会殃及这些宫廷文献，因为它们是"博士官所职"，而非私人收藏。在秦的朝廷内部发生政策辩论时，博士们可能会利用这些文献来支持和充实他们的论点。秦灭汉兴，伏生在齐鲁一带安定下来，成为非官方的经学家。如上文所述，文帝在位早期搜求天下经书，由于伏生年事已高而不能成行于长安，太常派遣掌故晁错来求教于伏生。不过，我们不清楚伏生和齐王（刘肥，前201—前188年在位；刘襄，前188—前178年在位；刘则，前178—前164年在位）或者济南王（吕台，前188—186年在位；吕嘉，前186—前182在位）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他当时居住在哪一诸侯王治下。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伏生职业生涯后半部分在政治方面是否活跃，《大传》中仍然不乏他对年轻帝国的远景设计。这部文献可以被当作帝国的蓝图来阅读，并且利用《尚书》的权威来推销自己的观点。《大传》的诸多段落勾勒了诸侯在帝国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国家如何通过税收、法律和礼仪等手段来控制自身与人民、与天地之间的关系。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无法系统地对《大传》的政治构想展开讨论。因此，下面将举例说明《大传》怎样利用解释《尚书》的机会来表达作者对当代问题的明确立场。下文采用的三个例子着重分析《大传》怎样将《尚书》原典和当代关键问题联系起来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例子是来自《大传·尧典》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值得我们注意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个想象出来的上古诸侯朝见天子的仪式。文中的冒圭都是礼器：天子执冒，将圭授给诸侯。朝见时冒圭相合。不过，如果诸侯有过错，天子可以扣留他们的圭，如果九年之中还没有改正，诸侯的封地也会被收回。

> 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专达也。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以与诸侯为瑞也，诸侯执所受圭以朝于天子。瑞也者，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复之。三年圭不复，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复，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复，而地毕削。此谓诸侯之朝于天子也。义则见属，不义则不见属。（《大传·尧典》）[①]

《大传》的其他章节也表明，作者认为诸侯在这个年轻的帝国里扮演着重

① 《尚书大传逐字索引》卷一《尧典》，第3页。

要角色，不过这个角色的权力应当被明确地限制，这样才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利益。《大传·尧典》中有关圭和冒的仪式就被视为天子可以定期召见并且约束诸侯的一种方式。

这个例子为天子和诸侯的依赖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形象的解释。但是，这段话与《尚书》本文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在《尚书》中没有提到圭和冒，《大传》是用《尚书》中的"瑞"字引出了对"冒"和"圭"的介绍，"故冒圭者，天子所以与诸侯为瑞也，诸侯执所受圭以朝于天子。瑞也者，属也"。[①] 而"瑞"字在《尚书》原文中出现于《舜典》："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②] 这段话描述了舜统治之初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尚书大传》对"瑞"字的解释产生了以下几个效果：一是建议读者将《尚书》中的"瑞"理解成"冒"和"圭"。二是《大传》同时又为"瑞"赋予了更抽象的含义，"属"。也就是说，瑞从作为天子和群后之间传递的具体物件衍生出合约的含义。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传》提出将上古的舜和群后的关系作为当代的天子和诸侯之间关系的模范，而且设定了相对具体的礼仪来表明应当在何种程度上遵循这个古代的模式。

第二个例子出自《尚书大传·尧典》的开篇。在这里，《大传》以两种方式与原典建立联系：一是重复使用出现在《尚书·尧典》开篇处的个别字词；二是通过直接引用《尧典》开头的原文。

> 主春者张，昏中，可以种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主秋者虚，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敛盖藏。田猎断伐，当告乎天子，而天子赋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视四星之中，知民之缓急，急则不赋籍，则不举力役。故曰"敬授人时"。此之谓也。（《大传·尧典》）[③]

在这里，《尚书大传》通过《尧典》原文传递的以民为本的观点似乎有些出人意料。《大传》的作者认为，统治者必须谨慎地观察星象，因为后者可以决定农时。这样，统治者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特定季节里调整人民的行为，并因此调节税收和徭役方面的指令。也就是说，《大传》将《尧典》开篇的一段话转变成对统治者应当轻徭薄赋的告诫。

《淮南子·主术训》也有一段非常相似的文字。二者之措辞如此相似，以至于使人怀疑《淮南子》不但采用而且进一步阐述了《大传》的说法。

> 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虾蟆鸣、燕降而达路除道，阴降百泉则修桥梁，昏张中则务种谷，大火中则种黍菽，虚中则种宿麦，昴中则

① 《尚书大传逐字索引》卷一《尧典》，第3页。
②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尧典》，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1页。
③ 《尚书大传逐字索引》卷一《尧典》，第1页。

(牧)〔收〕敛畜积,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应时修备,富国利民,实旷来远者,其道备矣。非能目见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则官自备矣。心之于九窍四肢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淮南子·主术训》)[①]

当然,尽管《淮南子·主术训》和《大传·尧典》存在着相似之处,二者之间的差异仍然十分明显。首先,《淮南子》的观察对象不仅限于四时天象,而且还包括气候、鸟兽等自然现象。因此,《淮南子》包含了更多观察要素,这表明它很有可能较《尚书大传》晚出。第二,二者同样谈到四时与星象的关系,但是《淮南子》并未像《大传》那样明确引用《尚书》原文中的"敬授人时",这表明这段话并不是作为《尚书》原文的注释出现的。第三点不同存在于这两段文字与各自的上下文所搭建的联系。《淮南子》并未涉及不要使人民负担过重的具体告诫,而旨在从哲学的层面上分析"先王"是如何完善他们的统治艺术的:他们并不是事无巨细地管理一切,而是作为指令中心将万事万物作为一个整体目标,这个目标的利益与所有人事相关,如同心脏之作用于整个身体。因此,这个例子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两部文献同时成书于西汉,却使用同样的文字来传达迥然不同的信息。二者的不同也揭示了《大传》比《淮南子》更倾向于推荐具体的治国之道。这对我们了解帝国初期的写作方式非常有启发。

第三个例子出于《甫刑》:

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无礼而齐之以刑,是以繁也。《书》曰:'伯夷降礼,折民以刑。'谓有礼然后有刑也。又曰:'兹殷罚有伦。'今也反是,诸侯不同听,每君异法,听无有伦,是故法之难也。"(《大传·甫刑》)[②]

这个例子可能是三个例子中最简单的一个。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先表明礼仪对于管理人民至关重要,而法律的地位次之。其后半部分则主张统一法律,这样不同地区的统治者就不具有自行颁布法令的权威。这两个观点都作为《尚书》注文出现,而且同时也引用了《尚书》原文。但是《大传》没有停留在这里,除了《尚书》的权威性,它还借助于孔子的权威。因此,《大传》作者通过孔子之口来解释《尚书》,其实是利用了双重的权威性来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看法,而是为经典和圣人所认可的观点。

①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主术训》,中华书局,1989年,第309页。

② 《尚书大传逐字索引》卷五《甫刑》,第23页。

结 论

上文的这些例子初步说明了《尚书大传》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来自于帝国形成初期,学者传播和解释经典的多样化方式与目的。我们承认并了解这一复杂性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汉代学者的写作方式、知识的传播方式以及权威的形成方式。因此,尽管经过历史的淘洗,我们已经无法了解《尚书大传》的本来面目,但是如果要了解西汉的诸多经学和传注传统,这本书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声音。